



穿唐裝的芭比娃娃

芭比知天命（Barbie at Fifty）

馮 進



廣播裡提到二〇〇九年是玩具娃娃芭比（Barbie）的五十歲生日。可別小看芭比，對絕大多數美國小女孩來說，沒有芭比的童年不會是個完整的童年。芭比的製造商馬泰爾（Mattel）當年只是個生產畫框的小公司，可是因為當時的老闆娘、波蘭猶太移民的後代露絲漢德勒（Ruth Handler，一九一六——二〇〇二）遠見卓識，一九五〇年代從德國購買了一個叫「麗麗」（Bilding）的娃娃，給她改名為芭比（這是因為她的女兒芭芭拉小名叫芭比），對造型加以改造後讓入設計了服裝、飾品、傢具等配套物品，並首次利用芭比做了一個玩具廣告為一個玩具造勢，結果第一年就賣出三十五萬個娃娃。據說，現在芭比已經遠銷全球一百五十多個國家，總銷量達到十億以上，而馬泰爾公司，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玩具製造商，更是聲稱每秒鐘就有三個芭比售出。不僅如此，芭比還在一系列動畫中出現，一九七四年紐約時代廣場的一角曾有一周時間被取名為「芭比大道」（Barbie Boulevard），一九八五年著名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曾經繪製過芭比的肖像，以芭比品牌命名的書籍、電腦遊戲、時尚用品更是層出不窮，年年熱銷。那麼芭比的魅力何在？據露絲漢德勒說，她發現女兒小時候喜歡給自己的娃娃安排一些成年人的職業和行為，而當時的玩具娃娃都是以小孩子的形象和性格設定，所以她決定填補這一市場空白。正因為如此，她也堅持要製造一個「成年人」形象的娃娃。芭比最早在日本生產，她的服裝都是手工縫製的，可是無論是日本工人還是美國父母，起初都不喜歡這個「胸部高聳」的娃娃形象，覺得太成人化。露絲漢德勒卻堅持這樣才能讓小姑娘對自己的身體產生自尊自愛之心。另外，芭比的設計和營銷策略也與時俱進。五十年來，馬泰爾公司不但修正了她的傳統表情，又設計出千姿百態的服裝，而且她的夥伴和職業也一變再變。從最初的時裝模特兒、老師、航空小姐這些較為傳統的女性職業，芭比後來當上了商界總裁、醫生、消防員、宇航員、賽車手甚至美國總統。她的寵物包括狗、貓、馬、小獅子、斑馬和大熊貓，她的夥伴也慢慢吸收了非裔和西班牙裔的孩子。可以說，芭比的變化也是美國社會文化變化的一個折射。難怪如今芭比娃娃已經被視為象徵美國社會的一種文化偶像（cultural icon）。即便如此，芭比五十年來也經歷了種種風雨。爭議最大的首先是她的形象。根據一比六的換算，芭比的三圍是：三十六英寸的胸圍，十八英寸的腰圍和三十三英寸的臀圍，她的身高是五英尺九英寸（大約一點七五米），而體重只有一百一十磅（五十公斤）。科學家推測，她的體表脂肪在百分之十七至二十二，例假、懷孕等生理機能。女性主義者更擔憂這個形象讓小女孩從小就對自己的體型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造成日後厭食症的發生。美國現在有一個詞叫「芭比綜合症」（Barbie Syndrome），說的就是這種情況。而且，雖然芭比的設計者盡可能響應市場和社會的變化，但是消費者還是指出他們生產的所謂「非裔」娃娃根本不具有少數族裔真實的面部特徵。再來看芭比歷史的大事年表。芭比出產後不久，就有人發現她的原型，麗麗娃娃，原來是德國漫畫中的一個妓女形象。馬泰爾一九九二年生產了「會說話的芭比」系列，其中包括的幾十句常用語是：「衣服再多也不夠」、「讓我們再去購物」、「開個披薩晚會怎麼樣？」和「數學太難了」，引起美國知識女性的反彈。一九九七年馬泰爾和生產奧利奧（Oreo）餅乾的那比司公司（Nabisco）合作，共同推銷兩種產品，又引起非裔的抗議：因為奧利奧夾心餅乾外黑內白，在非裔社區是貶義詞。二〇〇三年沙特阿拉伯禁止出售芭比，指控她「着裝暴露，舉止無恥，是變態的西方社會墮落的象徵」。二〇〇九年馬泰爾推出的「刺青系列」，即孩子們可以在芭比身上的各個部位貼上紋身（tattoo），也引來美國父母的普遍批評。毀譽參半，眾說紛紛，然而芭比已經成為美國甚至世界許多女孩童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卻是不爭的事實。我的童年沒有芭比，但是覺得她的創造者值得後人尊重。露絲漢德勒有如此卓越的商業頭腦，在五十年代男權當道、自己的設想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堅持奮鬥，打出一片天下已經難能可貴。而且，她生產芭比的初衷是為了讓小女孩找到發揮創造力、想像力的機會，讓她們可以給芭比設計不同的服裝、形象、職業和居家環境。她在一九七〇年因為乳腺癌手術之後，更是創立了新的公司，為同樣遭遇的女性生產更加合適的義乳。露絲漢德勒的一生，雖然爭議不斷，也可以算得上卓有建樹，影響深遠。

一個七〇後的「台灣日記」

張 遇

「寫得真實」。

《我們台灣這些年》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生人眼裡，就像一本塵封已久的日記，經歷過歲月的洗禮，不知被置於新居裡哪個塵封的角落，忽然有一天，它不甘寂寞地跳將出來，逼着你靜靜地把它翻完——過去三十年，台灣究竟發生了什麼？台灣老百姓究竟過着怎樣的生活？關於真正的台灣，我們大陸人又了解多少？

這本書可以說是「一個人的台灣日記」，家事、大事、天下事，一樣也沒有漏掉，一樣也沒有粉飾。作者三十多年成長往事，從容不迫，娓娓道來。幼稚園裡的天真爛漫，伴隨着「雙十節」的政治教化；小學課堂裡必讀的是「蔣公的故事」；甚至在學校裡切楊桃的時候，要割不要切，因為楊桃的橫截面是五角星；而在校外，麥當勞和肯德基，很快就輕易攻破了小屁孩們幼小的心靈防線。

在《我們台灣這些年》裡，台灣過去三十年從「政治社會」到「商業社會」的突飛猛進，被完整呈現，讀者猶如親歷。

《我們台灣這些年》告訴我們的是大家似曾相識，但可能並不知道的台灣。很多故事會不熟悉，但故事裡的人物和情節絕不會令你有疏離感。從一九七七年被趕出聯合國後風雨飄搖的台灣，到次年的蔣經國推動台灣「十大建設」促使台灣後來的經濟騰飛，從一九八四年的「美麗島事件」，到兩年後民進黨成立。大環境與小環境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個人、社團，乃至整個台灣政治的進程，這其中的每一個節點，對大陸讀者來說或許陌生，但若視之為鏡，又何嘗不能看到我們自己的影子？

同樣是七十年代生人，我對作者在書裡描寫的台灣之形形色色，很容易找到認同感。原來我所經歷過的那些，在台灣的他同樣經歷過。雖然不一定是同一時段，但彼此的感受相類。甚至連作者那貌似樸實又微帶调侃的腔調，都能令我在閱讀中時不時會心一笑。是啊，我們都曾為《楚留香》裡的江湖熱血沸騰，都曾為羅大佑們的滄桑強賦新詞，甚至也都曾被瓊瑤阿姨畫出的纏綿世界弄得魂不守舍。誰能說我們血管裡流淌的不是一樣的血？無論兩岸隔絕多久，只要有溝通的星星之火，必燃起不可阻遏的文化認同。

一個人記錄自己走過的路，點點滴滴，永遠不可能成為正式的官方歷史。但是它的可讀性與真實性，卻也遠非一統江湖的教科書所能比。不要去計較個人史與官史之間觀點的異同，那沒有意義，因為其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也不要苛求個人記錄中關於史事的記載是否嚴謹，那也沒有意義。在翻開《我們台灣這些年》之前，唯一要記住的是，這些文字是「台灣近三十年政治巨變」在一個具體的台灣青年成長過程中的折射，而這折射出的能量，應該能讓我們更真切地看到台灣這些年生動立體的片斷。

和友人聊起矜持這個詞語，有說是莊重，有說是拘泥和自負、約束等，真是見仁見智。

翻開《新華字典》，其中把矜持簡單地解釋為拘謹。我們認為拘謹只是矜持的一層意思，矜持一詞在古代文學當中常能見到，其涵義多種多樣，發展到今天，人們對矜持的理解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其間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也不可一概而論的。

自鳴得意之矜持。金代王若虛《文辯 二》之行難篇有言「言取士之不當求備，蓋言常理無甚高論，而自以為孟子不如，其矜持亦甚已。」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 雅量》中有「三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女婿，咸自矜持」之言。拘泥約束之矜持。南朝宋《答客》有詩曰：愛賞好偏越，放縱少矜持。」；明胡應麟在《詩

數 宋》中有言「矜持於句格，則面目可憎，架疊於篇章，則神韻都絕。」；歌壇天后王菲也有歌唱「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憑自己幻想一切關於我和你。」

自視清高之矜持。我們的一位文友陳兄稱，他們編輯部的一位女編輯可以稱得上是「矜持的典範」，平時大家插科打諢，談點帶顏色的話解解悶，而她從來都是正襟危坐，惜言如金，如同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弄得大家不得不對她敬而遠之。這種竭力保持莊重、清高、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矜持未免也太累了吧，用本地說法就是這種人「不合流」「不好玩」，可謂呆板之味之至。

還有一種是往往發生在角色突然改變之後，平時哥們姐妹幾個好得稱兄道弟，可以攬腰拍屁股，不用電話預約直接去他家串個門什麼的。突然間他官運亨通了，官升幾級，行！你就等着看「西洋景兒」吧，他的言行

數 宋》中有言「矜持於句格，則面目可憎，架疊於篇章，則神韻都絕。」；歌壇天后王菲也有歌唱「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憑自己幻想一切關於我和你。」

自視清高之矜持。我們的一位文友陳兄稱，他們編輯部的一位女編輯可以稱得上是「矜持的典範」，平時大家插科打諢，談點帶顏色的話解解悶，而她從來都是正襟危坐，惜言如金，如同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弄得大家不得不對她敬而遠之。這種竭力保持莊重、清高、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矜持未免也太累了吧，用本地說法就是這種人「不合流」「不好玩」，可謂呆板之味之至。

還有一種是往往發生在角色突然改變之後，平時哥們姐妹幾個好得稱兄道弟，可以攬腰拍屁股，不用電話預約直接去他家串個門什麼的。突然間他官運亨通了，官升幾級，行！你就等着看「西洋景兒」吧，他的言行

且與時人話短長



清代詩人陳皋寫了一首題為《馬耕田》的寓意詩。小序中說：作者在葛沽道中看到一匹帶來板拉犁杖的馬，骨立形銷，神情沮喪，簡直像一條狗（韓盧），無從償其萬里趨行、追風逐電之志。道旁忽有駿驥駟駒而過，這匹馬立刻昂首振鬣，兩目發光，似乎要跟前去馳騁一番。可是，馭手卻一面控住韁繩、鐵勒，一面鞭箠頻加。馬受刑不過，長嘯一聲，踢翻了農具。看到這種情況，詩人不禁慨然悲嘆，寫下了一首長歌：

燕郊二月興農工，有馬服軋行田中。宛轉偃促似不進，夕陽影瘦如山崇。四毛在膚已無取，神駿沮喪韓盧同。萬里有志不得騁，四蹄空說能追風。道旁側聞聯時過，昂首振鬣明雙瞳。誰知牧者不釋手，控馭收勒無窮。長嘯一聲蹶耒耜，平生風志時能庸？噫吁戲，悲哉！吾聞錦不恰於稻不蓋，以鳳司晨不若雞。世無通材胡能全，用違所長適足憐。——君不見馬耕田！

說的是馬，着眼在人。作者列出以錦作哈、用稻為蓋、扭鳳報曉、役馬耕田等種種不合事物常理的乖舛的做法，意在抨擊社會上不能量才器使以致貽誤人才的現象。詩作採用夾敘夾議方法，形象鮮明，論析透闢。「用違所長適足憐」，為一篇主旨。作者認為，世間堪憐之事，在於有用之材的糟蹋與浪費，而用違所長，棄長取短，乃其最重要之一端。管理科學中有句頗為

警策的名言：「廢物，是放錯了位置的有用之材。」反轉過來，也可以說，有用之材如果放錯了位置，有時也會成為無所可用的廢物。

人，固然可以發揮主觀能动性，可以改變不適宜的環境，創造一些必要的條件。但這總須憑藉一定的基礎，而且，任何舉措都會受到客觀環境和條件的制約，就是說，不可能為所欲為，隨心所欲。有些人懷瑾握瑜，確有某個方面的真本事，但由於放錯了位置，用非其才，結果，連普通人的作用也發揮不出來。所謂「萬里有志不得騁」，「以鳳司晨不若雞」，說的正是這種情況。反之，一些表現平平的人，經過適當調整崗位和環境，卻能做出優異的成績。這正反兩方面的事例揭示了一條規律，「世無通材胡能全」，關鍵在於適材適所，用其所長。

明代理學家呂柟所著《涇野子·內篇》中，講述一則寓言故事，說西鄰共有五個兒子，「一子樸，一子敏，一子矇，一子儂，一子跛。乃使樸者農，敏者賈，矇者卜，儂者績，跛者紡，五子者皆不患於衣食焉。」你看這位西鄰老人多麼明智啊，他把五個兒子中質樸老實的安排去務農，讓那個聰穎伶俐的去經商，這叫用其所長。那麼，那三個殘疾在身的孩子怎麼辦呢？西鄰老人認為，「天生我材必有用」，關鍵在於揚長避短。失明者，記憶力強，於是讓他去學算卦；駝背者，分派他去績麻，搓麻繩；跛足者，叫他去紡線。這樣，五個兒子各得其所，均無凍餒之虞。就此，張鋒題詩予以稱讚：自古完人何處尋？才才盡可效西鄰。勸君參透短長理，自有人才湧似雲。



曠野（攝影）

李增元

感恩節在台北



五年沒有回去，台北已經非常國際「化」了。細雨涇流光，舊時歲月的影像，真的融化到不知哪兒去了。

很多失去的街道、很多沒揮衣袖也帶不走的雲影，好像是洗壞的照片，沒有人要留存；只有我自己還在記憶裡——存檔。要那些檔案做什麼呢？好像記憶能使歲月延長似的。

台北的捷運建得好，四通八達，好像在紐約或者巴黎，拿一張地圖在地鐵中出沒就可以到處觀光。車子新，排隊的人也不爭先恐後。奇怪，我們在國外的電視新聞中看到的台灣，為什麼反而天天都是些政治鬧劇？真正的台北街頭井然有序，實在並不吵鬧。

一下飛機，趕上「西松國小」的八十年校慶，陪兩個小侄兒參加他們學校的運動會。雖有返老還童的感覺，但是，即使由時光隧道可以回到從前，說實話，我是不想回去的。滿操場的人，家長和學生，好像是在哪兒見過？我的噩夢之一就是這樣的學校裡考試考試無數的夢。

校長在台上戴着印第安人的羽毛帽，小孩子在下頭跳着火雞舞。想起來離開美國時正是感恩節。可是美國人感念印第安人之恩，跟台北人何干？好像富足之餘，節日是多多益善；外國的本地的，都不想漏掉。

小孩子不過表演了一場健身運動似的火雞舞，老師卻發給每人一小盒點心、一紙盒的紅茶，還給孩子們抽獎。我小時候當模範生才得到一盒鉛筆呢。大概幸福也有時效性，過了那個瞬間，就不一定能被稱作幸福。

也許幸福是比出來的，我們覺得現在的孩子比我們幸福，他們去跟誰比？曾看過一部伊朗電影《小鞋子》，兄妹倆共穿一雙球鞋上學，哥哥參加籃球比賽最大的心願只想得第二名：獎品是一雙球鞋。誰知學校老師非要他跑第一名不可；因為第一名可以給學校贏得一座巨大的獎杯和報上頭號的照片。他跑得滿臉起泡，得了第一，結果還是穿着那雙破爛的球鞋回家。

我的侄兒好像很幸福。穿最好的、吃最好的，小童年紀有那麼多「神奇寶貝」的卡片可以示人。可是他們的父母，時常一個在大陸一個在香港；孩子天天跟一個既不會說國語又不會說台語的菲傭在一起，所有的娛樂跟那部四十幾時的大電視息息相關。我很想問他們：什麼是你們覺得最幸福的時候呢？

幸福是瞬間的感覺還是回首所來處那段依依的流程？不要說幼稚園的他們無以回答，我至今也不知答案是什麼。（寄自美國）

南京的公墓

季旭東



南京解放之後，人民政府接管了民國時期留下來的許多渾如亂葬崗的公墓，並進行了修繕整理。隨着時間的推移與人口的增多，墳墓佔地越來越多，死人與活人爭地的矛盾日益突出，故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政府開始提倡並推動了殯葬改革：一方面大力推廣火葬；一方面改土葬的傳統風俗為佔地較少的條形墓；並且在公墓區劃分土葬區與火葬區。凡來火葬區埋葬骨灰者，其所需支付的費用是大大低於土葬所需支付的錢的。儘管如此，入土為安的傳統殯葬思想仍在很多人的頭腦中作祟，所以有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入火葬區者為數寥寥，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火葬在南京才基本上取代了土葬。

雖然火葬後來佔據了主導地位，但實際上現在的絕大多數火葬都是土火結合的，即把骨灰放入土安葬，這仍需佔用一定的土地。改革開放後，隨着地皮的漲價，公墓中墓位的價格也直線上升，價高者一個可達數萬，甚至十幾萬餘元。民間，這中當然有不菲的利潤。於是，一些人就幹起了炒賣墓位的行當，有人就靠這一招在較短時間內賺得盆滿鉢滿。也有人怕墓位漲價，便為家中尚健在的老人預先購買墓位。還有些有錢人買下墓位後大興土木作豪華裝修。後來甚至出現了自己為自己買墓位的事，這些墓在南京被叫作「活人墓」。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每逢清明時，墓主還會去活人墓前一祭掃一，但形式較為簡單，即先對着墓位三鞠躬，然後繞墓位一周即可。後來經過市政府的整治，上述現象已大為減少。

為了進一步減少佔地，南京地區近來又出現了一種為政府所推崇的塔葬公墓，即先對着墓位三鞠躬，然後繞墓位一周即可。所推崇的塔葬公墓，主建築一般為九層的寶塔，每層塔設有數百乃至幾千個安放骨灰的主建築。每個安放位視墓家程度，從四百五十到二萬個不等。骨灰安放後，墓主每年需繳納三四百元維護費。一座塔所擁有的安放位可達兩萬多個，每個安放位平均佔用的土地少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日前，南京的塔葬公墓不多了，已竣工並投入使用的有祖堂山塔葬墓山等處。這些塔葬公墓的環境都非常幽靜。例如祖堂山塔葬墓處於三面山一面水的環境中，周圍綠水盪漾，青山掩映。塔前有一條由十二生肖禽獸分立兩邊的神道，塔門麒麟佇立兩邊，以示吉祥……

南京地區的公墓歷史悠久，考古工作者曾在今天的北陰陽管、浦口等處發掘出原始社會時期的氏族集體墓地，這可以算是這裡最早的公墓了。不過嚴格地說，它只是一種公墓的雛形。正視的公墓在南京地區最早見於宋代，當時被叫作義塚，用於安葬因戰亂等原因死亡而又無人認領的屍體。南宋時期的南京小九華山附近又建立了用於埋葬無錢置墓地的貧民屍體的公墓。明代也設立了類似的墓地，來此下葬者只需交很少的費用，實在無錢者也可不交。清代太平天國時，南京軍將士和清軍官兵及百姓。這些墓地在當時分別被稱為「暴卒墓」（對前者）與「萬忠墓」（對後者）。民國時期，隨着南京人口的增加與城市的擴大，公墓也多了起來。這些公墓大多分佈於城市的周邊地區，如花神廟、合班山等處；也有少數在城裡，如珍珠橋、鼓樓二條巷等。南京民國時期的公墓多由政府及慈善團體所建，它們分為專用於埋葬陣亡將士、外地人及本地人三類。例如安葬陣亡將士的靈谷寺公墓，掩埋外地人的文德墓、七里河等公墓，下葬本地人的華興、合班山公墓等的。這些公墓在因戰亂或動亂而多處於無人管理的狀態，於是一些貧苦人家便利用公墓中墳墓間地皮下葬家中的死者，他們稱此舉為「見縫插針」，這往往使得整個公墓顯得十分凌亂。

南京地區的公墓歷史悠久，考古工作者曾在今天的北陰陽管、浦口等處發掘出原始社會時期的氏族集體墓地，這可以算是這裡最早的公墓了。不過嚴格地說，它只是一種公墓的雛形。正視的公墓在南京地區最早見於宋代，當時被叫作義塚，用於安葬因戰亂等原因死亡而又無人認領的屍體。南宋時期的南京小九華山附近又建立了用於埋葬無錢置墓地的貧民屍體的公墓。明代也設立了類似的墓地，來此下葬者只需交很少的費用，實在無錢者也可不交。清代太平天國時，南京軍將士和清軍官兵及百姓。這些墓地在當時分別被稱為「暴卒墓」（對前者）與「萬忠墓」（對後者）。民國時期，隨着南京人口的增加與城市的擴大，公墓也多了起來。這些公墓大多分佈於城市的周邊地區，如花神廟、合班山等處；也有少數在城裡，如珍珠橋、鼓樓二條巷等。南京民國時期的公墓多由政府及慈善團體所建，它們分為專用於埋葬陣亡將士、外地人及本地人三類。例如安葬陣亡將士的靈谷寺公墓，掩埋外地人的文德墓、七里河等公墓，下葬本地人的華興、合班山公墓等的。這些公墓在因戰亂或動亂而多處於無人管理的狀態，於是一些貧苦人家便利用公墓中墳墓間地皮下葬家中的死者，他們稱此舉為「見縫插針」，這往往使得整個公墓顯得十分凌亂。